

爱新觉罗·毓璠



礼元录

毓老师说


毓门弟子 / 恭录

上海三联书店

礼  
元  
录

毓  
老  
师  
说

毓  
门  
弟  
子  
 /  
恭  
录

 上海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毓老师说 / 爱新觉罗·毓鋆讲述; 毓门弟子恭录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5.1

ISBN 978-7-5426-5020-7

I. ①毓… II. ①爱…②毓… III. ①中华文化 - 通俗读物  
IV. ① K20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4 ) 第 289236 号

## 毓老师说

---

---

讲 述 / 爱新觉罗·毓鋆  
恭 录 / 毓门弟子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 
特约编辑 / 龙若飞  
装帧设计 / 棱角视觉  
监 制 / 吴 昊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  
( 201199 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 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  
印 刷 /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/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/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/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字 数 / 180 千字  
印 张 / 8.75

---

---

ISBN 978-7-5426-5020-7  
G · 1375 定价: 35.00 元

## 献词

乘愿而去，乘愿再来

挥别的时候，您的唇角挂了一弯上弦月  
舟子轻唱如莲花绽放的水声  
老师，您是苦口，您是婆心  
您是四十年的照独明灯  
您离去不乘御天的六龙，而是渡海西行  
您离去不为听闻两岸的猿声  
您离去只为一圆重逢亲爱的旧梦  
我们听到了老师如慕如诉的歌声  
倚栏未了知心话  
当在冥中诉衷肠  
我们恭送老师，亦且恭迎老师  
元亨利贞，贞下起元  
我们相信您乘愿而去必将乘愿再来



## 编序 毓老师如是说

毓老师全名“爱新觉罗·毓鋆”，大清开国功臣礼烈亲王代善第十一世孙，父亲命名“金成”，“毓鋆”为宣统皇帝溥仪御赐嘉名。

毓老师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丙午年（公元1906年），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同年生，六岁进入毓庆宫成为溥仪伴读，师事陈宝琛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郑孝胥、柯劭忞、康有为等名儒，曾留学日本、德国。

毓老师在“满洲国”担任御前行走，参赞机要，衔命训练“满洲”兵，负责内政、治安、军事、外事等工作，曾奉谕见过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。在纷乱的民国初期，毓老师自言“四十四年间经二帝五朝历八雄十代”；因为身份特殊，毓老师与国共重要人物、当年

政军界名人均有接触，也因曾手握“满洲”军政实权，足以影响东北政局。国民政府败战时，毓老师继张学良后，于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台湾发生“二二八”事件不久，被国民政府送至台湾。

毓老师在1947年赴台东农校当教导主任，1958年左右正式收西方洋博士弟子，开始讲学，1967年8月担任中国文化学院（今中国文化大学）哲学系教授，来年兼系主任。1969年8月离开中国文化学院。毓老师在中国文化学院时，许多教师都到附近的“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”吃免费午饭，毓老师不去。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家人是北方人，常请毓老师吃饺子，毓老师回报他，就讲些清朝典故，成了黎东方教授名著《细说清朝》的部分数据源。

1970年，毓老师在台北四维路开始收台湾的大学生弟子；1971年迁至卧龙街，正式以“天德黄舍”之名对外招收台湾的大学生，讲授经、子、史等典籍。

毓老师小时候受教，十三经全得背熟，初读经书，经文得念百遍，1971年至2011年的四十年间，开课百余班，以《论语》为例，至少读过千遍。故而训勉弟子书读百遍自通，读经不要囿于后人批注，要直看原典。

由于读书百年，教学六十四年，读经千遍也不厌倦的毓老师，在世时间比孔子长三十多年，治学也比熊十力先生长二十余岁，毓老师讲经有令后儒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毓老师讲《六经》义理，一以贯之，脉络分明，以“元”为夏学思想之源，以“时”说孔子之学，以“中”发挥中国往圣相承道统。

毓老师认为能留传至今的中国古书，几乎都是可用的实学，读古书要以古人智慧来启发自己智慧。毓老师教学以古证今，常有让弟子心神俱醉的新意，像《论语·颜渊篇》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毓老师说：“足食就是搞好财经，足兵就是搞好军事国防，民信之矣即上头讲话，能让人民信服。”毓老师这一解读，让人觉得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，谈统御之术蛮前卫的，今人搞政治还不如他呢！

毓老师最令弟子信服的是，远离挚爱和故土的苦痛，所淬炼出来的睿智，授读经书时，有时用语体白话比原文更传神。像《论语·微子篇》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？”毓老师解读：“你这有德的鸟啊，为何会缺德呢？”荷蓀丈人说子路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毓老师解说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哪个老师教的？”让听课弟子哄堂大笑。

也就因为毓老师讲经通神，听课弟子对毓老师述而不作，未免遗憾。不少弟子曾请教老师，老师说得客气：“不写书，因讲都未讲明白，不欺人！”

其实，毓老师六十四年的教学，虽然自己未曾著书，但这不成遗憾的。

《论语》一书中，孔子固然谈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等《六经》之文，但占全书比例不大；这就是说，《论语》所收篇章，大抵非孔子论《六经》之语，而是孔子自己的人生之论、体道之语，且非孔子本人亲自为文，而由孔门弟子闻道记录成书。

参照《论语》，毓老师不只有述，也有作：课堂上的训诲之语，如能集录成书，即是毓老师之作。

于是，我们十六名毓门弟子，辑录了“礼元录”。

公元2000年前后，毓老师在授课时说：“唐宋以后著书盛行语录体，大儒朱熹著有《近思录》、王阳明著有《传习录》、顾炎武著有《日知录》，将来要出版我的第一部书叫《礼元录》。”

毓老师先前在课堂中曾说，有意写《思痛录》、《知勉录》、《用知录》等书。老师六十整寿，洋博士弟子出版了《无隐录》祝寿，也用“录”字为书名。

恭录弟子觉得毓老师既然“亲定”他的第一部书名叫《礼元录》，又口说想写几本语录，于是参照《传习录》，不只书名曰“录”，篇章亦为“某某录”。

毓老师先祖是大清礼烈亲王代善，毓老师念兹在兹的是“长白世泽，礼烈家声”、“世间凡事礼为尊”；毓老师又以“元”字为夏学之原，元是体，中国文化是元文化，是夏学的奥质。大易乾元统天，人法天，所以人得“奉元”，而“奉元”必得“礼元”（礼有尊之义），所以毓老师的第一部书自定为《礼元录》。但是，《礼元录》的书名有些深奥，毓老师曾说著书要让大家都读能懂，所以恭录弟子择选“毓老师说”为“礼元录”的副题（简体版改书名为“毓老师说”，“礼元录”为副题）。“毓老师说”是古语的“毓子曰”（毓门弟子应尊称毓老师“子毓子”），“说”不只是说经，也是毓老师的立说。

本书集十二个语录，《思痛录》、《训勉录》、《用知录》为老师曾经有意撰写的语录名，“政事”、“识往”、“司铎”、“奉元”、“述学”、“问心”、“立本”都是老师常提撕弟子的字词。

毓老师自言一生对不起太师母、师母，他的两性相处之道情



真意挚，思慕后的心头点滴令人动容。毓师母写信给毓老师有“倚门闾而望穿云树”之句，毓老师闻毓师母亡故，《招魂小诗》有“倚栏未了知心话”之句，我们特别辑录了《倚栏录》。在十二个语录中，《倚栏录》的分量最少，但老师的感情最真也最深。

《礼元录》辑录的语录，最早的一则是庚子年（1960年）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毓老师书勉弟子黄大炯的“学不可缓”，最后语录则是老师作古前夕，即2011年1月25日，由编者所恭录的“满人皇族出皇后，姻亲扎红带子，有别于宗室的黄带子”。

毓老师在文化学院任教时，年过六十，毓老师的哲学体系已然建立，尔后的哲学思想鲜有变动，充其量只在智海中起微澜，所以我们不记载笔录时间和记录者，但涉及特殊性，必须作较清楚交代，就以括号作按语简略说明。

毓老师的思绪圆融一贯，有些文句既可放在《司铎录》，也可放在《问心录》或《用知录》、《思痛录》，编者的选择排序，只能说是方便检索阅读而已，准确性当有不足之处。像毓老师谈智慧，我们汇集于《用知录》，但几则智慧之言触及了毓老师的伤痛处，我们编入了《思痛录》；毓老师论说的孔子之学，有关大易、《春秋》部分收录在《奉元录》，《论语》义解则集中在《述学录》，而申明时之用和时之义的文字则编在《用知录》。

有些读友或许会将《礼元录》和《论语》作比较，认为《礼元录》文字浅显，不需如《论语》般作注，这个说法需要解释。毓老师因时因势而发的感情、言谈深刻且幽默，有些话又意在言外。再说，今日读来颇为不易的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，都是当时的语体文本，我们所恭录的某些语录文句，像“乌鸦落在

猪身上，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”、“勘破世情惊破胆”、“万般不与政事同”、“蜗牛角上校雌雄，石火光中争长短”、“行家看门道，力巴看热闹”……已然分不清是毓老师之说，还是毓老师引自俗谚或其他故实。可预见未来，《礼元录》可能要如《论语》般详细加注，所以我们先以括号作了小批注。

毓老师授课六十四年，毓门弟子近两万名，每个弟子都有笔录，若要广收合集，为数必定可观，我们只是起了头。《礼元录》汇集毓老师言教一八五一则（简体版有所删减），恭录弟子为王镇华、白培霖、李济捷、沙平颐、林义正、阮品嘉、吴荣彬、陈文昌、贾秉坤、黄大炯、黄德华、黄忠天、刘君祖、颜铨颖、颜维震、许仁图等十六人。

毓老师曾慨叹说，他是满族旗人，是被孙中山先生所打倒的“鞑虏”，他到台湾六十四年，是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，而他一辈子讲授的是中国文化：“文化大公无私，跨越了国界、种界，为天下人所公有，而非一国人所能独占私有；入中国则中国之，中国文化属于爱好者、使用者。”

毓门弟子在毓老师作古后，成立了“中华奉元学会”，由徐泓师兄率众师弟接下毓老师的棒子，还组成读书小组，孙铁刚师兄领众，进行经文的笔记整理，未来整理出来的文字面世，读者当可见到毓老师富美的百官庙堂。

黄大炯师兄细细校订了《礼元录》，改正了不少文字。黄师兄还有两个建议，一是周知所有学会师兄姐，请各师兄姐提供所记的老师语录；二是书中辑录名称的差异性不明显，致使不少语录汇集无法完整统合，有改进的空间。

黄师兄的建议甚是，但《礼元录》已确定在老师冥诞日出版，周知所有学会师兄姐提供老师语录，可能要花很长时间，至于集录名称的改进，编者只能尽力了。

《俨然录》本来就希望收录各位师兄姐追记老师的初心感动，或对老师的思慕之情，也因时间因素，只能从已发表的相关报道中择录，或请周遭师兄姐拨空撰文相助。

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《礼元录》的笔记有的远在三四十年前，又匆促记录，难免有些未尽信达要求，期盼同门师兄姐提供补正。

《礼元录》的恭录，希望能记下毓老师峙立崖岸，天际流云的一二风采而已。

**附：恭录弟子（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）**

王镇华	白培霖	刘君祖	许仁图
阮品嘉	李济捷	吴荣彬	沙平颐
陈文昌	林义正	贾秉坤	黄大炯
黄忠天	黄德华	颜铨颖	颜维震

· 目录 ·

壹	思痛录	1
贰	训勉录	21
叁	用知录	43
肆	政事录	67
伍	识往录	91
陆	司铎录	113
柒	奉元录	133
捌	述学录	165
玖	问心录	199
拾	立本录	215
拾壹	倚栏录	235
拾贰	俨然录	245

1984年10月12日，老师授读时感慨地说：“七八十年的痛苦想留为教训，写些‘思痛录’。”

老师在1947年至台湾，离开挚爱和故土，困居海岛一隅，天天读书及教诲弟子。

老师见时局不靖，世风日薄，诸生未能立大，痛心之余，出口发聋启聩，像说“世人最缺的是什么？——缺德”，“什么叫‘丑（醜）’？日落酉时的鬼。现在人如鬼，丑不堪言”，“台湾不只藏龙卧虎，还有地痞流氓”，等等。弟子闻之，如醍醐灌顶，如一棒击蒙，感愧之余，心痛莫名。

《思痛录》集老师一四七则成时伤怀警语。

我今年七十一岁（1976年），我的腿老了，头脑却像小孩一样灵活。老，我得个中三昧：老了腰痛，就躺躺，不痛就挺起来干活。想到孔子那股劲——对学生“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”（颜渊语），还约学生以礼；“退而省其私”，自己亲自观察学生，第二手资料还不要，精神就来了。我常说，台湾这三十年是我最苦的三十年，也是我最幸福的三十年。台湾的安定，如果同学确实好好下功夫，这真是读书养智的地方。

没有比这个时代不读书的。自己不看，就说不用看了，没有用了。这个不读，那个也不读，不变成了书本的光棍？其实，读古书并不难，有时，就是有的地方乱一点，到底经过几千年了，用心细读，知道乱在哪里，也就不难了。

时过境迁，再回头，百年身。千辛万苦挤进大学，到了大学不读书，一转眼，再想读，就没了。跌倒，人家扶你，你自己要有站起来的力量，还得在乎自己自立。

一分精神一分事业。越能收敛精神，越不想昏睡，没有精神才昏昏沉沉的。“其嗜欲深者，其天机浅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，天机深，必得嗜欲浅。看一个人有没有智慧，就看他的私生活。早

上八点上课，七点半妈妈叫了，“还早，四十五分还来得及”；妈妈又叫了，“第一节即不点名”。看看，这一代如果都这样，要救国？只是妄想。想负重任，严格训练自己啊！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。

我承认你们的智慧，我也承认你们的懒。你们一天到晚也真忙，就是没忙出个名堂——要会组织自己啊！

说你们没智慧不可能，就是不能节制自己。

你们天天跟幼稚病的人在一起。读书人跟不是读书人的话，他天天回去看电视、骂太大，你跟他做什么？

享受，教育太享受就没了。有人喝德国水（啤酒），喝吧，有一天喝点别的水，就完蛋。喝的、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不厌其精，玩物丧志，没有比现在更糟蹋自己的。一个人要训练自己，不是把自己放进暖瓶里。照顾自己，那是训练自己健康，不是糟蹋自己。为什么生日就只会开舞会，为什么校庆就只会卖吃的、玩的？为什么不以文会友、以友辅仁？

你们必要脱俗，脱去前人窠臼。自己要养成一点气势，不要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，也不要苟安。“天塌大家死，过河有甃（音cuó，身短）子”，这不是年轻人的精神。

有的便宜可以捡 [同学不捡]，有的便宜上了门，还推出去。

《孟子·离娄篇》第一章是怎么讲的：“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”（往上堆高一定要借着突起的丘陵，往下掘深，一定要凭借低陷的川泽）你们为什么不借圣贤的智慧来为高、为下呢？做学问，就要跑接力，他一定要自己跑。终日所思，不如须臾所学。学问是做人治世的经验，是活的，不比考古训诂等知识，那不必拜师，可以自己来。孔子还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（《中庸》），这就是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”啊！（“[ ]”为编者依文意增补，下同。）

读书必得会用。读几本古书，出几本书，那容易；书能用，就不那么简单了，所以要读特别有价值能用的书，像制酒的曲，不在乎多，真有一点就够了。你看出一本古书有用，那下边的疑惑都迎刃而解。读多干什么？学麒麟不走生草，做圣人啊，那成了“人兽”（麒麟为“仁兽”，此取谐音）。偶俗好名，最是害人虚度光阴。

绝对要脚踏实地，虽然成功慢，但真有益。巧取豪夺，我看得太多了，没有一个不失败的。正做，虽然慢，必成功，所以说：“人要成功，必得有分寸。”

科学的环境，我们差一段；人学的环境，中国还是最高的，“斯文固未丧矣”（《论语子罕篇》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！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”）。到日本、韩国去学汉学，说中国汉学没落，真是子孙不肖——即便是术，也不可能不慎到这种地步。摇笔图私之



际，想想是否对得起祖宗承先启后之功。有为、无为，就是一个私与公，“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。”（《大学》）

我在“满洲国”时代不做汉奸，老蒋时代不当走狗，到现在，人还不糊涂！（老师在课堂中常提示这句话，说的虽是自己的立身之道，实是训勉弟子贞固之道。）

《易经·乾卦》：“初九曰‘潜龙勿用’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‘龙德而隐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遁世而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。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。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’”（《文言传》）我这几十年来就守这一爻。

我教给你们并非“大家”（大学者、大师），老百姓能接受才是大家。一个地方能发扬平民精神，即兴；荣誉集于几个人身上，则败。百姓日久见真章。

大家真好好努力，还能保存一点中国文化，你们要是不行，中国又得等五十年，多一百年。中国不能失败，再失败，谁都不叫你起来了。我死不死不管啊，二十年之后，必要有人能接着讲书。我也不怕死，就是为子孙忧。（王镇华记载此文于1977年到1979年间，老师焦虑时局，继往圣绝学之情，常溢于言表。）

人生最重要的，要为子孙负点责任，否则猪狗都不如；儒家真精神，不在留恋，在乎承启（承先启后），接着往下干。